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研究学部集刊

【第10卷】

“一带一路”与中国发展战略

"The Belt and Road" and China's Development Strategy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

张蕴岭 袁正清/主编

CAS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研究学部集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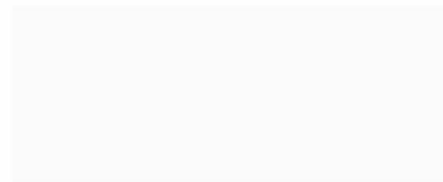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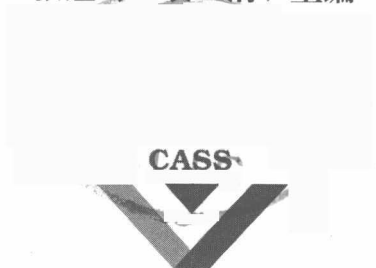
[第 10 卷]

“一带一路”与中国发展战略

**“The Belt and Road” and China’s
Development Strategy**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

张蕴岭 袁正清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带一路”与中国发展战略 / 张蕴岭, 袁正清主
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4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集刊)
ISBN 978-7-5201-0512-5

I. ①一… II. ①张… ②袁… III. ①丝绸之路-经
济带-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IV. ①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3516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集刊
“一带一路”与中国发展战略

主 编 / 张蕴岭 袁正清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刘 娟 刘学谦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63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0512-5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编简介

张蕴岭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中国亚太学会会长。

袁正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世界经济与政治》副主编。

前言

张蕴岭*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和10月在访问哈萨克斯坦与访问东盟国家时分别提出的倡议。2015年3月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自此，“一带一路”建设正式启程，2016年“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实施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17年有关“一带一路”的高峰会议将在中国召开，预计，“一带一路”的建设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显然，“一带一路”是中国想要干，决心干成的一件大事。“一带一路”是一个新生事物，不仅需要花大气力去推动，而且也需要花大功夫进行深入研究，提供出高水平的理论支持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迄今，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国内外对其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进行了许多深入的研究，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有共识，也有分歧。究竟如何来认识“一带一路”的内涵和意义呢？在我看来，它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发展新格局，践行合作共赢理念的一个大战略，是做誓言走和平发展道路，做新型大国的大举措。因此，我们必须从大战略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从大区域和全球的视野来审视，从更长远的发展来进行规划和推进。

从发展的角度看，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实现中国开放均衡格局的一

* 张蕴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个大战略。中国地域辽阔，既有沿海，也有内陆。中国的对外开放先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以推动沿海地区的开放发展为重点。通过引进外资，参与国际分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出口，实现了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国内东西地区间的发展差别拉大了。尽管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沿海和内陆的开放发展环境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发展的水平和格局很不平衡。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开放发展仍然受到诸多制约。建设内外联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有着全新的含义：一则，突破了内陆地区的对外开放的地缘制约，拓展了与外部链接新发展空间；二则，改变了以往注重引进和出口的开放方式，与相关国家实现联动发展，以共同发展来拓展发展的空间。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着眼于深化沿海开放，建设海上合作发展带。海路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通道，目前，中国大部分的货物进出口，资源、能源进口等都主要通过海路进行。通过合作共建，把海上通道建设与各国沿海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这样，就实现了海域基于发展的开放、安全与合作的新关系和新秩序。由此，通过路海建设联动，就可以形成一种开放、合作、安全与共利的新格局。

“丝绸之路”所代表的是一种精神，是中国与外部国家和平交往，实现互利共赢的象征。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同时，“一带一路”战略不是一项仅仅着眼于中国自身发展的战略，而是以中国的发展为契机，实现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大谋略。通过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可以扩大中国的对外开放，拓展发展的空间，加快实现发展的转型与升级，通过合作共建，让其他国家从中国的发展与合作中获得发展的新机遇和新动力。

中国有20多个陆上与海上邻国，共同构成宽阔的地缘区域。“一带一路”有着很强的区域性含义，是构建中国地缘和平发展战略依托带的一个战略性布局。中国一向把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定为外交优先目标。“一带一路”建设标志着中国发展与周邻关系的一个重要新定位，即构建基于合作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逐步成为周邻的主要市场，为各国提供的发展利益不断增大。但是，周邻多数地区都还欠发达，这些地区国家的发展愿望强烈，因此，开展发展合作是中国深化与周邻国家外交的最大公约数。“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有助于培育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和

精神，有助于打造共同发展的区域，增进共同利益，有助于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从而有助于改善相互间的关系。这样，中国不仅使自身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有了宽阔的地缘区域作为依托。“一带一路”是一种跨区域的开放性大框架，有很长的延伸和拓展空间，从亚洲到欧洲，到非洲，不需要画定线图，建设进程是动态发展的，内容是不断进行调整和丰富的。

传统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达地中海，到罗马。这条路被认为是连接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与今天比起来，那时的贸易和人员流动量都很小，如今则不同，经济带建设涉及路上、空中交通网络建设，涉及扎地生根的产业链构造，涉及人文的交流，特别是涉及各国发展战略的接轨。此外，建设经济带不同于构建自贸区，不需要对等谈判，向所有愿意参与的国家、企业和个人开放。

秦汉时期兴起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历史延伸中不断拓展为交通贸易的黄金路线。这条海道自中国东南沿海，穿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波斯湾，远及东非、欧洲，成为沟通全球文明的一个重要走廊。不过，随着近代中国的衰落，海上通道长期堵塞。如今，中国已经是一个海运大国，航运通往世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航道建设，而且是沿海经济发展网建设，通过构建航运网络，发展沿海经济园区，构建起互联互通的海上经济发展带。

中国不仅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还提出其他许多新倡议和新举措，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体现中国的大国战略与大国外交。像上海合作组织及其推动的安全与发展合作议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以及它旗下的“新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亚投行），单独设立的“丝路基金”，以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框架下的互联互通、亚太自贸区，等等，都体现着中国的新理念、新作为。

总括起来，首先，它们体现了中国的“新型大国观”。中国已经崛起成为大国，向强国迈进。世界都很关注，中国成为大国、强国会干什么？尽管中国一再宣示，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走传统大国崛起争霸、称霸的老路，但怀疑者不少。产生怀疑也不难理解，哪有一个大国会和平崛起，不搞扩张的？“一带一路”倡议至少是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所倡导和推动的是开放、合作、发展与和平，而不是扩张、争霸或殖民。再则，它们体现了中国的“新型合作发展观”。开放发展是一个大趋势，但事实表明，光有开放不行，还需

要合作。合作发展不同于传统的援助，它所提倡和推动的是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享成果，“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要把中国发展的能动性与外部世界发展的需要连接起来，把各国的国内规划与外部的建设连接起来，把本国资源能力与国际融资支持连接起来，在“一带一路”这个大平台上实现共谋发展，共同建设和共享红利。还有，它们体现的是中国的“新海洋秩序观”。中国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一则是为了推动中国与沿海相关国家的合作发展，二则是为了推动新海洋秩序的建设。西方大国崛起倚重的是海洋霸权。人们担心，中国要做海洋大国，必然要谋求海洋霸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是推动沿海国家的开放、合作与发展，是基于保障海上航行自由与安全的合作型海洋秩序建设。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是一长期过程，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需要数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建设要从现在开始，从基础做起，发展要着眼于长远，先易后难，有共识者先行。“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广泛的领域，要实现的是多方面的互通，具有经济、政治、文化、安全、宗教等综合的意义。为此，“一带一路”的建设要取得成功，需要动员所有参与者的积极性，包括各国际组织、区域组织的积极性，大家一起共同设计、共同参与、共同建设，使中国的倡议成为大家的共识和行动。在建设中，在参与上有竞争，在建设上需要合作。显而易见的是，要让如此大的地区通过现代基础设施连接起来，实现共同的发展，让各国人民共享和平发展的成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形成共识不易；做政治表态容易，真干起来不易；推动一阵子容易，长久坚持做下来不易。在推进和建设进程中，既有风险，也有障碍，正因为如此，需要坚持不懈，需要知难而进。

“一带一路”提出了一个大思路，提供了一个大平台。关键是干起来，干起来必有成果，而坚持下去必有大成效。“风物长宜放眼量”，“一带一路”建设不能只看眼前，更要看长远，不能只盯着一时一事，更要观大局，没有大视野，缺乏意志力，干不成这样的大事业。

国际研究学部每年出一本集刊，围绕一个主题，就涉及国际问题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挑选国内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编辑成专辑，所刊登的每一篇论文都经过了作者的再思考和认真修改。

国际研究学部出版集刊旨在引领和推动国内相关国际问题的研究，一个主

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不同的立论和观点，这样，既体现广度，也反应深度。

本集的基础工作主要是由《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做的，袁正清主任为此做出了特别的努力。希望本集的出版能推动有关“一带一路”的深入研究，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供有益的智力贡献。

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张蕴岭

2017年1月1日

目 录

前 言	张蕴岭 / 001
-----------	-----------

上篇 综合视角

理解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	邢广程 / 003
论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化合作机制	李向阳 / 029
“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	李 晓 李俊久 / 045
“一带一路”：祈愿审慎	时殷弘 / 082
“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思考	翟 崑 周 强 / 086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冯维江 / 112

中篇 地区视角

“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地区合作	曾向红 / 143
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	林民旺 / 175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的中亚政策	袁胜育 汪伟民 / 194
中东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和前景分析	刘作奎 / 218

“一带一路”倡议的中欧对接：双层欧盟的视角	张 骥 陈志敏 / 232
-----------------------------	---------------

下篇 外交视角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中国经济外交新发展	宋国友 / 255
“一带一路”与中国经济外交转型	高 程 / 268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转型	任晶晶 / 283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援助角色	白云真 / 293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面对的外交风险	薛 力 / 314

上篇
综合视角

理解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

邢广程*

一 导言

从国际视野上看，中国持续而快速发展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变量。这是一个客观现实，谁也无法否认。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在深刻改变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趋势。我们还要看到，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一起崛起，从一定意义上改变了当今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成为一股新的、健康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那么迅速崛起的中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国崛起后将会与国际社会建立怎样的关系？中国是否能够摆脱人类历史上强国必霸、强国必扩张的旧套，走和平发展道路？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予以明确回应。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主动回答这些战略问题。中国政府多次明确表示，中国在发展，但不会称霸，不会走世界扩张的老路；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行睦邻友好政策。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是中国政府所一直遵循的国内外两大棋局的战略目标和方向。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外交政策有所调整，具体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第一，中国更加重视大国关系，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伙伴关

* 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收录本集刊时做了修改。

系，与俄罗斯推进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欧盟奉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中国更加重视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与邻为伴，以邻为善，提出“亲、诚、惠、容”的理念，将开展周边外交视为中国重要的外交方向。第三，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增强海洋意识。第四，与国际社会构筑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第五，着力建立公正、平等、和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第六，提出新型安全观，认为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和共同安全才是解决全球安全问题的正确选择，明确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亚洲安全观。

在此大背景下，中国相继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又提出了“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的构想，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涉外战略构想。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简单随意提出的口号，不单纯是为解决地区性合作问题，而是中国试图从战略高度，以顶层设计方式来回答并解决快速发展着的中国与急速变化的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述所提出的若干战略构想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是一个若干战略构想的集合，因此，笔者将其称为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是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新型链接范式。中国相继提出一揽子战略方案，其相互之间具有缜密的逻辑性，与中国发展的综合国力和主流态势高度吻合。构建陆海丝绸之路战略考虑了历史与现实的时间转换因素，兼顾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分析了欧亚大陆各路力量演化趋势，统筹了陆海两个战略空间的基本布局，具有独特的逻辑特点并反映了国际空间结构的有效配置趋势。

二 中国构建现代陆海丝绸之路的历史逻辑起点

中国是古代丝绸之路起点国家，无论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是如此，这是中国能够理直气壮地提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历史逻辑起点，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历史合理性。

在人类历史上，古代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相互交流的纽带和网络，其历史意义和价值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欧亚大陆东方、中端区域和西方的古代居民凭借古代丝绸之路持续而顽强地进行交流和沟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联通本身就是古代欧亚大陆居民苦苦探索的结果。中国古代长安和

洛阳对于中国古代商人和僧人来说就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对于沿着丝绸之路奔往东方的欧洲、西域商人和僧人来说它们就是丝绸之路的东方终点。贵霜国第三任皇帝迦腻色伽一世(约127~150年)时期,阿富汗集聚了旧世界主要的三大文明中心间的所有陆路、海路贸易通道。这个时期,丝绸之路走向繁荣,中国和印度的陶器被带到罗马,而西方的货物被运送到中国。^①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每次都到访印尼群岛,到过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地,^②他还到了东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泉州、广州、宁波等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历史地位决定了中国与古代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参与者、拓展者和“凿空者”。张骞和郑和就是中国古代无数探索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性人物。^③尽管近代以来因各种因素古代曾经辉煌过的陆上丝绸之路陷入沉寂,但欧亚大陆的陆路交通联系方式的探索却从来没有中断过。

现在中国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三层含义:其一,昭示古代丝绸之路的伟大历史价值和文明交流的历史意义。其二,中国在有意识地重拾古代丝绸之路的伟大历史价值和文明交流的历史意义,勇于承担历史所赋予的重新焕发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精神的重任。需要强调的是,这是历史赋予中国的重要历史责任。其三,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文明处于激荡搏击相互融会的大势下,面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经济新情况和新态势,中国理应为重塑欧亚大陆文明交流的新局势做出自己的贡献和努力,使欧亚大陆整体上形成一个文明的、现代化的、通畅便捷的和友好的交流空间。

事实上,尽管古代丝绸之路一直存在,但中国并不是最先用“丝绸之路”将其命名的国家,“丝绸之路”的学术概念最早来源于德国地理学家。^④中国是

① 沙伊斯塔·瓦哈卜、巴里·扬格曼著:《阿富汗史》,杨军、马旭俊译,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第48~49页。

② 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上的演讲:《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yz_603918/1206_604954/1209_604964/t1084354.shtml,登录时间:2014年11月2日。

③ 邢广程:《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示》,载《光明日报》,2014年10月20日。

④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德国旅行家、地理和地质学家、科学家。他曾到中国进行过考察,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China: The Results of My Travels and the Studies Based Thereon)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后来逐渐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

丝绸之路的伟大发现者、凿空者，但不是丝绸之路概念的发明者，然而这丝毫不会影响中国在丝绸之路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而德国学者用“丝绸”来命名古代欧亚东西方交流通道本身就表明他们对中国在这条历史通道中所起作用的尊重，因为丝绸是中国古代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商品。中国的丝绸制品不仅使东方文化的发展和生活的绚丽多彩，而且也成为西方国家视野中的东方文明标志。丝绸不仅仅是普通的商品，而是西方国家完全接纳的来自中国的文化品牌和文明标志。以丝绸命名古代东西方交流之路，这本身就昭示了中国在古代东西方交流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和主体地位。

在讨论古代丝绸之路问题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中国的商品流向西域并通过西域运往欧洲，最著名的商品品类就是丝绸和瓷器。但中国商品和欧洲商品的交换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西域的中间商（如安息国）来完成的。这些中间商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既推动了欧亚大陆的的东西方和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又从某种意义上垄断了东西方和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二是中国中原王朝在历史上通过丝绸之路对西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以西域为学术视角通过反向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域对中国中原王朝的历史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中原王朝与西域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多层面联系，尤其是两汉时期和隋唐时期。“应该注意，丝绸之路不仅对商品的交换，而且对人员、文学著作、艺术品、思想和观念的交流都做出了贡献。”^① 尽管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并不总是通畅的，也发生过诸如战争等悲剧，但丝绸之路的东西沟通功能一直顽强地表现出来，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三绝三通”是就非常典型的体现。中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主动地与印度发生联系，天竺（印度）一直是中国古代各时期所向往的地方，中国古代所谈的“西天”实际上并不是指欧洲，而是指西域和天竺。中国历史上曾非常虔诚地向西天取经，实际上就是经西域进入天竺，取回佛经。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2300年以前。公元前217年，印度佛教徒就拜访了晋朝首都。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向中国朝廷敬献了梵语文献。自公元67年开始，印度僧侣到访中国。公元401年，鸠摩罗什（Kumārajīva）作为第一位造访中国的佛学大师到达长安；直到

① 李特文斯基：《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马小鹤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第416页。